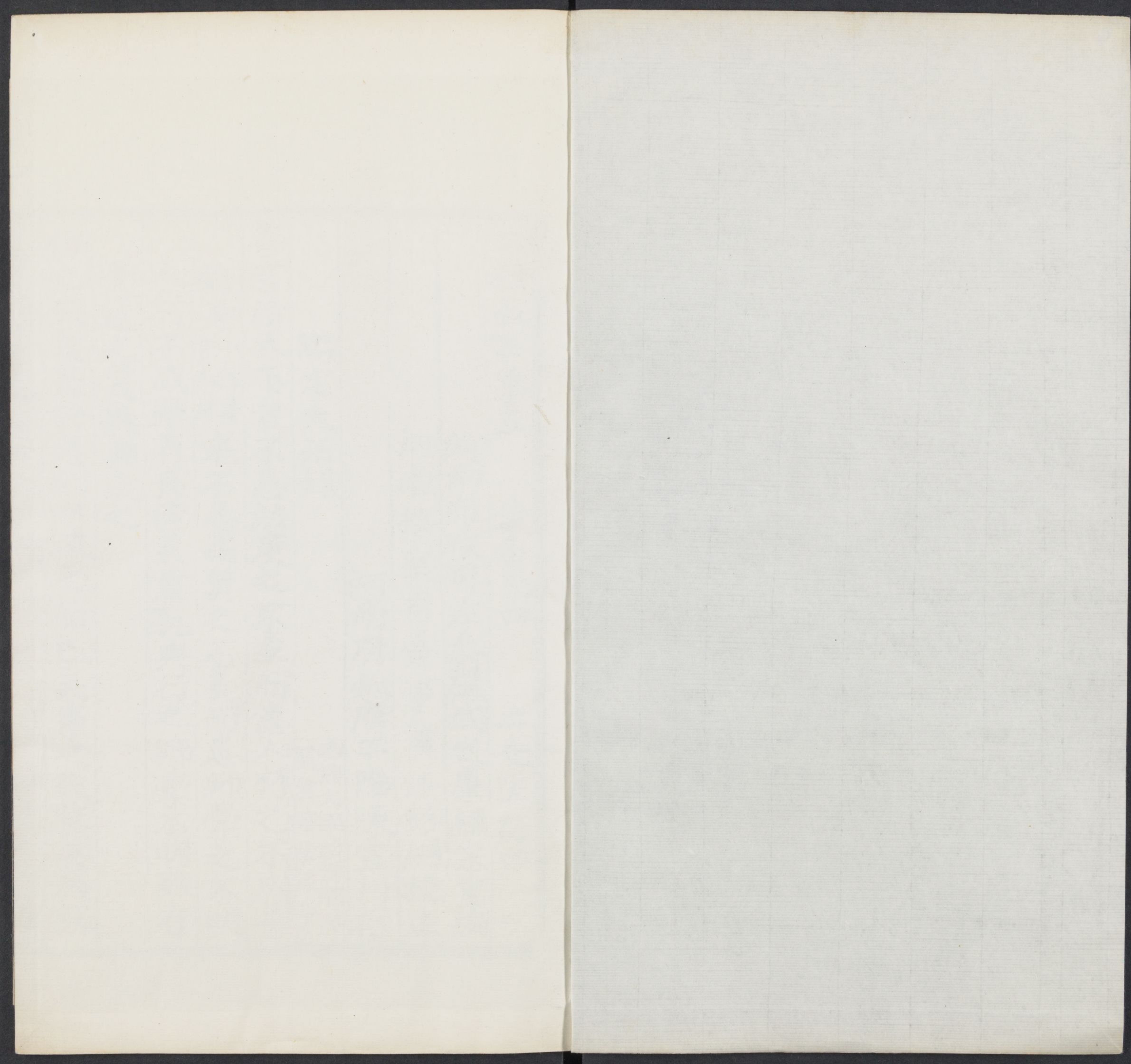


T 9111 / 1285

3



二程全書第五

遺書卷四

二先生語四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海州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游定夫所錄

臨佛大學哈佛藏本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

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

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

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忽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此

二程全書第五

遺書第四

二先生語四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滑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游定夫所錄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

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

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

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甜

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事伊川待行謝學顯道對曰蔡人勸習札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

若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先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馱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道其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奉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

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

復矣

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
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
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
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
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
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
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

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世之號為窮經者果
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
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曰謂不能辭命則
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
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
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

通書卷四
四
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
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
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
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
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
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
莫甚焉安在為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

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
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
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
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
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
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
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為

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交故無爭鬪之獄今之

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交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

者安鬪訟可息矣

昭遠本連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

也飭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

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

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從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
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苟或
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
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
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
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
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
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
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

得為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
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
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道而非道也

即父子而父子在兩親即君臣而君臣在兩嚴

一作敬

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
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
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

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未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譬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

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二程全書第五

二程全書第六

遺書第五

二先生語五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拜秋殺盡見仲尼無所
不包顏子示不遠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
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而已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
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

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

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

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

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決人顏子儘是弟孟子儘是雄辯

孔子為中都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仁不知而為之

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中字

公孫碩膚赤鳥凡凡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

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

在人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克此便昏面盎背有諸中必形

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

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

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

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

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頌要反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談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洒掃應對便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頌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頌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

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

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

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汝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事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

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

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

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

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

張兄十五年學

二程全書第六

二程全書第七

遺書第六

二先生語六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刪去

質夫沛然

擇之茫然未知所得

李明安

兄厚臨終過郊却相疑平生不相疑

郊作一洛

叔不排釋老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繇臯陶時與孔子異陶一作夔

正名養老

荀文若利

魏鄭公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

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

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神盛而終之以

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一本聖人脩己

博施濟眾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

立人取譬可謂人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

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本

此下云繞塔說相輪不知便入塔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為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温言屬他人温則不屬儼然則不温惟孔子

全之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經只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恩因神以發

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怒不遷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于

誠一此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為一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

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修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父子龍敏槌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止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有形揔是氣無形只是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正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

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

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熟一作又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揚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油火上竿禁蜈蚣

涵養着落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處一作意

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無害允澤有相滋

益處一本注云允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

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湏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一作漸至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後其知則意誠

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齊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稔二米秬黍直是天地和氣十分豐

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

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苔木氣為水土始發始一作所

草類竹節可見 黃鍾牛鳴

意言象數邵堯夫胎息氣此三字一本

周茂叔窮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

見其心無一作一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

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功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急

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後幼小

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作無一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

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

地同流

去健羨毋意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作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

一日無主故設筮及其已作主即不用筮

有廟即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

弟衛父兄之心則制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為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猶古今消息

慎終追遠不止為

鈆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鈆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良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素問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

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大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

雜亂兼無昏氣人頌致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為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為曾君

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為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

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事君兄嫂晦謹嚴光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所

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為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流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志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技本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揚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此字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為已

只是隘

孔子免佻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
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

而又以為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為非矣不可是則欲

遷為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

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為後世成故曰欲遷則

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

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

田二畝半郭二畝半三易再易不易

歲一耕再易二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司也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

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

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

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為

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

之流濫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

特為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

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四兇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非人大不便

今之稅寔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湏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為一升斬衰三年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為已細總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為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

也

二經簡編 後分者不詳

詩大率後人追作焉遷非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聖人之

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物一作之

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為治之因亂必有為亂之因

受命之符不足恠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由之瑟奚為於立之門言其聲之和與已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而毋固執毋有已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為之極莫若極貴貴之

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

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能誠也或以同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謂

出踐更錢此最義一作景沒義

易文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疑此是字上脫一非取象意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

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絲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

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請之載

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

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

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為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揚墨為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彛然亦惡亂人之心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

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

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以未有自致也親喪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躋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為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可

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上文一事又有不從處棄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已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此係本原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齊魯之學天性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常弑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行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

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
養志如曾子太矣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就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

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
中子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才辨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則學易言學者謙辭

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道惟孔子無大過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不愧

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

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

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
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岐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

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

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二程全書第七

二程全書第八

遺書第七

二先生語七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
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與人為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
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本

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
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豪蘇大羨鸞刀須用誠相副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必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熟又一作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罅隙罅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懃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

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

之矣施諸已而不願亦無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

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

必為東西不必為西唯聖人明於遠分須以東為東

以西為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雍也仁而不佞晦叔

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

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處事四字

三命是律星辰是曆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為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必持夾一作挾

與奪翁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主是如何氣象聚而生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變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驢不起

世人所謂高者却是小陳先生大分守不足是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管絳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時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氣操子何不可若有為果子係在他上便不是

信得及便是也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為上

把得地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

綏綏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游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為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

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病昏不為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况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於食之間遠仁即道日益明矣

陳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二程全書第八

二程全書第九

遺書第八

二先生語八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

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作者難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

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

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泣動禮為政始末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

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吾其為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為是

一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為之物繫而不動

子樂弟子合盡其誠實不少加飭故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事

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

易已所為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諭

九夷浮海之類示之一人

堯曰予小子履字湯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弛其親又當使大臣

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

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耻辱也因恭信不失

其所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

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

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

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集義所生者集眾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龍義而取之也

二程全書第九

二程全書第十

遺書第九

二先生語九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

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信此五常

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完具

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信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為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較乎時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禮因其學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况於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

憂之事故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
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
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省其
在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
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止也此孔子言當世天下大
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諸夏之止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子
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
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
欲序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
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如治天下如指其掌甚
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辯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
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
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

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未免於有為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謂才也然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耳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着於仁無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

當食不知肉味乃嘆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特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若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凡人

有慾則無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
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

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疾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己後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後人者輕也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

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

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後先進言若

用振時救文之弊則吾後先進小過之義也禮

也今也純儉一彼家奢則不遜儉則

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焉命謂爵命也言

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

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今

以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

仲弓之仁安已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

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麤俗聖人勉使為仁

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

其言也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

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為

難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

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二程全書第十

二程全書第十

二先生語十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洛陽議論

蘇軾李明錄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
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
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
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

為而誠不足今日正湏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
謂才與誠湏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
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功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
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
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体者誠
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拆計
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
地有坳堙處不管只觀四標準中間地雖不平饒與
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
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
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
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
不成一夫處亦可計有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
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
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
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
猶吾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有畝而徹言徹

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袞分之以袞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壘而為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二程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侈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

遺書卷十一
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
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
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
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也
子厚言只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
一喜好之事為之不知只事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
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統
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必有太
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
道致兩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
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
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崑勅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
之歸並無他異復為小兒玩之致死此為魚蝦之類
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
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頽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夙
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

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耻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便為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議論顯接致此曾此為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終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髮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脩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今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為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万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積

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瘡死者
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棧渡五百人
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棧
續以救兵反為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
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往又無舟可渡無
糧以成此謬筭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
且承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
戰兵瘡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
又先為賊戮數萬都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
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
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死
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
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伐功臣
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
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
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
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
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
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
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
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
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
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
厚却願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
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大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浴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
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
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為之於死者之前至
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
年无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
大小八則所見者小且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
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惶

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文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下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聞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維維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維維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為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為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成壞而復成之或是其始為邑不為坊壻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

然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有向風

正叔辯周都言穀洛闔毀王宮今穀洛相合處在七里店南既言毀王宮則周室亦恐不遠於今之宮闕也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實

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表則表當行則行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為難然至於後世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以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二程全書第十一

二程全書第十二

遺書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師訓

劉綯贊夫錄

毋不敬儼若思安之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焉

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

一大為天道則此一作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
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
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兼三才也

一之

而兩之

不兩則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
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
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安之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
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
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禘祫勸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

不為克存不為祭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而能

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蒸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熱

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周勃重厚少又亦其人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

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

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為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是而謂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

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

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陸贄加齊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湏如此

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

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闕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

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
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

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

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

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形名理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

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

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軋上動以

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
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已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達故只言一月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

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

皆氣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為

是向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後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為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

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以勞於己力哉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一作也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矣唯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惺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

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
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
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
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遠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

忠者天理想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

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遠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

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而聞道

久死之意也

之也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湯武及之身之者聖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所以為也觀其所由之漸也及其所安也而

也存

北宮黝要之以必為孟施舍推之以不懼能無懼或未

故黜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
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知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
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吾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未者質朴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

物文是一物文通則者實通則者實通則者實通則者實

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

儉近本也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

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

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安可使小者亦大

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

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

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

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

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

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可庸斷之以命哉若夫
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
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
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
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

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體也

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
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群臣者體察也心誠未之則無不察矣思厚之至也
故曰思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
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
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智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
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
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也

仁者其言也訥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子學則動聲氣矣

死安寢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

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知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已

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肩爾

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

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思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
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也道好
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能信
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
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
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
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
特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章也自甲
乙至于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

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從

維之又從之而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

而不可解者也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

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

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

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

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

兮綌兮緝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

由女之深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緝綌所以來風也

蠶斯惟言不妬忌若采芣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

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

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物字有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不

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物字有也不靜則不柔不柔一

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闢發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全體
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
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
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
之道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
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
者虞帝為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
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
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蚩在彼隨物以

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冲一作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孟

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田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

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躄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取狼為與者

狼前後停輿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

積德之厚赤鳥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

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

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晝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

對故

李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

藏心于淵美歎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

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

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

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

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

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

有餘一作亦也惠迪吉後迪凶云富有也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

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

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及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

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積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積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

止其爭而教之護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佛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為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

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

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

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

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

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以下云子路有聞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顏子屢空空中心一作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

屢中後億一作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置以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止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為己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理義之說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良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良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

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心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便見仲子與聖人思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
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
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
夫

二程全書第十二

舍諸便見行去故聖人思心之大小據此蓋則一心
可以養邦一心可以與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心
子張問政子曰吾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
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淡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遺棄於俗聖人以此齊我以神明其氣
夫

二程全書卷第十二

